

离奇
時代

秘术悬疑系列
MISHUXU ANYIXILIE

大魔术师

DAMOSHUSHI

引爆史上终极幻术巅峰之战

爱的救赎，雌雄大盗的谜团，史上最神秘家族的危险本质，
魔术+忍术+幻术+机关术+催眠术=空前绝后的巅峰对决，智慧
永远会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闪烁光芒……

宋别离◎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离奇
时代
THE MAGIC TIME

秘术悬疑系列
MISHUXUANYIXILIE

DAMOSHUSHI

大魔术师

DAMOSHUSHI

引爆史上终极魔术巅峰之战

宋别离◎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魔术师/宋别离著. -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09. 8

ISBN 978 -7 -80173 -921 -6

I. 大… II. 宋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14832 号

大魔术师

作 者 宋别离
责任编辑 李 璞
特约监制 陈 江 卢 鱼
策划编辑 李智弟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 700 × 990 16 开
20 印张 316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
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 -7 -80173 -921 -6
定 价 26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 sina. net

http: //www. sinoread. com

上部◎战龙在野

第一章 \001

死约会\天木鹰与木甲龟\龙与饕餮的较量\
忍者疑云\千里追踪

第二章 \026

神秘人\针锋相对\天下最讲技巧的决斗\舞
仙童与唱七姑娘\技高一筹的较量

第三章 \051

一时瑜亮\突如其来\虎穴\东瀛逸闻\将计
就计

第四章 \072

雪山之行\墨者开门\水陆空\花瓣\金木之
战\水火之战

第五章 \100

小谢的真面目\大塌陷\两缠绵\生死两重天
\求医\雌雄大盗\情殇

下部◎雌雄大盗

楔子 \129

雌雄大盗\圈套\不翼而飞

大魔术师

第一章 \ 137

魔术师的冒险 \ 交际花的刁难 \ 两个小开 \ 剑拔弩张 \ 赌约

第二章 \ 153

神秘的盒子 \ 机关 \ 按图索骥 \ 龙

第三章 \ 171

方浜路 26 号 \ 铁树开花 \ 大比拼 \ 百合花开

第四章 \ 189

钻石与玉蝉 \ 上天梯 \ 拨云见日 \ 陈年旧事 \ 连环套

第五章 \ 211

智斗 \ 对决 \ 情殇 \ 玉蝴蝶

第六章 \ 228

最早的作案 \ 战书 \ 风雷动 \ 决战前夕

第七章 \ 249

开幕 \ 魔术斗魔法 \ 王牌对王牌 \ 落幕

第八章 \ 276

往事 \ 惊变 \ 拨云见雾 \ 交易

第九章 \ 293

玫瑰有刺 \ 死亡的棋子 \ 逃之夭夭 \ 尾曲

后记:小春日和宋别离 \ 313

上部◎战龙在野

第一章

- 死约会
- 天木鹰与木甲龟
- 龙与饕餮的较量
- 忍者疑云
- 千里追踪

· 死约会 ·

这一天是阴历的七月初十，传统的“鬼节”虽还没到，但在素有“鬼城”之称的丰都，阴森气息却已四处弥漫。一大早，便有一小队发丧的人沿街去向城外，出了屢丰门后，直奔东北方向的名山而去。

这个送殡的队伍透着诡异，既不沿路抛撒纸钱，也没笙乐相伴，只是四个穿白袍的壮汉抬着一副黑黝黝的棺木一路小跑，前后各有一人骑马跟着。

跑在前面的红马上坐着一个西装革履的青年，面目俊雅，却又带着几分冷傲。后面骑黑马的则是个穿青布长衫的老头，戴顶灰色的礼帽。

名山坐落于长江北岸，海拔虽不高，却是道家七十二洞天福地之一，自唐以来，山上便建起了几十座规模宏大的庙宇。这一行人赶到山脚下时，朝阳方才露出头来，抬棺的汉子们个个累得气喘吁吁，正要歇息片刻时，却发现树林前已先停了辆马车。

那老头赶忙对年轻人说：“龙少爷，那会不会是老饕的车？”

还没等年轻人开口，马车里猛然跳出三个人来，其中两个身穿白袍的彪形大汉从车厢里拖出一副乌黑的棺材，飞一般地朝山上奔去。另外一个人却是个微胖的青年，穿着身藏青色的中山装，手里拎着两个皮箱子。他朝后来的这些人笑着歪了歪嘴，也掉头朝山上跑去。

那个龙少爷急了，叫道：“乌伯，快叫他们赶上去！”

那老者赶忙挥手催促那些抬棺材的汉子，“快，快！”他驱马冲到马车旁，一把撩起布帘子，里面果然空空如也。乌伯翻身下马，正要 will 将马车拉开，好让棺材通过，只听得嘎啦几下，那车厢已散了架子。

“乌伯，小心！”龙少爷在马背上凌空翻个跟斗，挡在棺材前面，见那车厢像是有人在控制，很快就像积木一样被拆散了，规则地一字排开，正好把上山的路挡死了。

“又是墨家的机关术？”乌伯气呼呼地说，“他妈的，在山脚下就跟咱们干上了！”

龙少爷冷冷一笑，“雕虫小技！”抬手扔出一枚铁丸，打在第一块黑木板上，其他的板子马上像条活蛇一样扭动起来，看起来十分诡异。

乌伯和手下都吃惊不少，看着那些板子不住地变化，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听龙少爷说：“这是连环枷，只要打中它的尺寸，它就坏掉了！”

他嗖嗖又甩出几枚铁丸，打中木板不同的位置。果然，它们真像死蛇一样瘫了。龙少爷走过去，用脚在木板上踹了两下，然后蹲下去从碎木片里拣出几个黑黝黝的东西，看上去，它们像是小小的蝌蚪，是用生铁铸成的。

龙少爷脸上闪过一丝笑容，把它们收进了口袋里，一挥手，“咱们快赶上去吧！”乌伯这才省过神来，赶忙招呼手下抬着棺材上山。

转过一方巨石，看到那个穿中山装的青年正引着那两个汉子遥遥在前，偌大的一副棺材由两个人来抬，还要踩着石阶爬山，自然十分吃力。乌伯兴奋地催促手下：“快，快，加把劲儿，追上他们！”

听到吆喝声，前面的人也急了，尽管早就浑身冒汗，他们还是咬紧牙关，死力往上攀爬。这一追一赶，山路登时就热闹起来。不多会儿，就看到了财神殿和药王殿。乌伯看着那三人跑进殿去，喘息着说：“少爷，他们跑不远了，我们马上就能赶上去。”

龙少爷转头看看身后累得有些哆嗦的汉子，说：“别慌，抬好棺材要紧。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条雪白的手绢，擦了擦额头和脸上的汗粒儿，又随手扔了。

往上走不远，便见到寥阳殿前有并列的三座石拱桥，原来，有名的“奈何桥”到了。这三座桥大小、形制完全一样，每桥宽仅四尺许，两侧护以雕花石栏，桥面略呈弧形，用青石铺砌，两端各有两级踏道。至于桥下的那个方形池，便是有名的“血河池”了。

因为桥面太窄，四个汉子无法抬着棺材通过，龙少爷示意他们停下来。他留心查看了下，才朝乌伯点点头，“让他们先走，我们来抬棺材。”

乌伯便招呼汉子们把棺材放下，示意他们先走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大汉们一踏上桥面，就有大把大把的豆子从上面滚下来，他们脚下打滑，个个摔得七荤八素。

“可恶！”乌伯骂道。心说幸好少爷有先见之明，这要是摔着了棺材，那还得了？

龙少爷却突然笑了起来，像是很开心。乌伯看看他，又看看手下人狼狈不堪的样子，有些吃不准少主人的心思。“乌伯，我们这一次赢定了！”

他一愣，“少爷，这话怎么说？”

龙少爷看上去很自信，“墨家的传人要是尽在这上面搞些小花巧，哪里会是我们的对手，你就瞧好吧！他们这次输定了！”

他俩抬着棺材过了“奈何桥”后，出了寥阳殿，这才让那四名手下继续抬棺木。但这些汉子刚才在桥上摔得不轻，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，哪里还能跑得快。

再看前头的那三个人，已经过了“鬼门关”，却并不继续往前，而是停下来，棺材也搁在一旁。乌伯见他们正往腿上绑什么东西，不知又在玩什么花样。

四个汉子刚才遭了对方的戏弄，吃了亏，现在见他们停下来，马上也长了劲头，嘴里一边咒骂着，一边往前冲。一口气跑到“鬼门关”前。眼看逼近了，前面三个人这才抬起棺材，身子居然像是猛然长高了许多。

龙少爷方才发现那三人的腿上都绑了“高跷”样的木腿，他们往前跑的时候，一蹶一蹦的，脚下便像安了弹簧，步子迈得大了，速度也快了好多。

乌伯等人看呆了眼，不觉停下步来，眼睁睁看着他们晃晃悠悠地跑上了“黄泉路”，三人的身子轻飘飘的，抬着棺材脚不沾地，看上去还真有几分像鬼。

呆了半晌，乌伯猛地呸了声，骂道：“装神弄鬼，有什么好神气的！”话虽这么说，到底是给人比下去了，觉得脸面不光彩。

相比之下，龙少爷倒是坦然得多：“这是墨家的‘木云腿’，比起诸葛武侯的‘木牛流马’，那可是差得远了。”

乌伯还是心有不甘，愤愤地说：“管他什么木云腿、铁云腿，赶上去我就把他们砸个稀巴烂！”正要招呼手下继续追赶，龙少爷就说：“不要追了，咱们慢慢走就是了。”

“可是少爷……”

“乌伯，你忘了今天来这里的目的？”龙少爷冷笑道，“他们要讨这些小便宜，尽管叫他们闹去，本少爷可不感兴趣。我关心的只有一样，那就是……”

他停顿了下，目光从乌伯和手下人的脸上一一扫过，“今天的对决我们必须赢！就是今天，我们公输家族的传人，一定要打败他墨家的传人！”

“是！”众人齐声应着。他们果然不再去追赶跑在前面的人了，护着棺材慢慢穿过“鬼门关”，走上了“黄泉路”。

这样不紧不慢地爬了能有一刻钟，他们才来到最高处的天子殿。这里上山的路太窄，坡儿又陡，建筑有些荒废。过了塌了半边的山门，走进有

大魔术师

些荒芜的院里，龙少爷看到那个穿中山装的青年站在殿门前，正在跟一个中年矮子说话，抬棺的汉子站在一旁，但棺材却不见了。

那矮子圆乎乎的身上穿一袭蓝布长袍子，套件黑色的马褂，头上一顶瓜皮小帽，鼻梁上架副小小的眼镜，再加上两撇老鼠胡子，人看上去很是滑稽可笑。他见一行人来到，便舍了那墨家的青年，快步迎上来，抱拳道：“在下季成铭，承蒙墨家和公输家瞧得起，举为此次会盟的见证人。”

“原来是江湖上有名的泼油季啊！老夫乌蝠，这位龙少爷是我们蜃大爷的高足。”乌伯给他引见说。他知道这季家跟墨家和公输家大有渊源，三百多年来，大凡两家要举行会盟，必然会找季家做中间人。他们也总能不负众望，将一碗水端平了。

泼油季听了眼睛一亮，“原来是有名的战龙啊！常听人说，墨家出了个小谢，公输家多了条战龙，你们可真算是当今之瑜亮啊！”

战龙不觉将眼睛转向墨家的那个微胖的青年，问泼油季：“那个小谢来了吗？”心想，要是传说中的清发小谢是这么个人物，那可真是太叫人失望了。我也深以跟他齐名为耻。

便见那个墨家青年走过来，抱拳道：“墨家弟子林长风，见过各位。”

乌蝠哼了一声，冷冷地道：“谢老饕的门下，我只听说出了个小谢，可不曾听说有你这号人物。”

林长风微微一笑，“没错，谢师弟是我们墨家新一辈弟子中的翘楚，只可惜有事给绊在了外面，无法赶回来，所以只能由我来陪各位玩玩了！”

在此之前，战龙多次听师父公输蜃说起过那个小谢，传闻他绝顶聪明，是墨家幻术门巨子谢老饕的独生子，不仅通晓墨家机关术的精密，据说还有青出于蓝之势。他早就盼着在这十年一次的死约会时，能有机会跟小谢较量一番，现在听说他无法前来，不免大失所望。

当下，战龙也懒得再看林长风一眼，问泼油季：“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棺材抬进去了？”

“当然！”泼油季赶忙朝殿门口一指，“我已经把庙里的和尚都支走了，你们两家尽可以在此大展身手！”

战龙便朝手下人挥了挥手，让他们把棺材抬进去。天子殿供奉的是阎罗王，殿前各有两组塑像和壁画，虽有些破旧，却愈发显得阴气森森。左边是专拿好人的白无常，他红发碧眼，乐呵呵地挺着大肚皮，右手执大蒲扇，帽子上写着“你也来了”，旁边有个小鬼，拿着铁链。右边是专抓坏

人的黑无常，他凶神恶煞，帽子上写着“我来捉你”。

这一“来”一“捉”，倒也有趣。

战龙看到墨家的棺材已经摆在了白无常的跟前，他马上明白那个林长风为何拼命地要赶在前头了，原来是要谢老饕做“好人”。他冷笑一声，示意手下将棺材放在“黑无常”的跟前。心想，就算我师父是“坏人”，无常也不敢来抓。你们墨家一团黑，跟那“黑无常”匹配岂不正好？反要像小丑一样跑紧贴着“白无常”，真是可笑。

现在，两具棺木并排放好了。殿内烛光幽幽，阴风惨惨，只见鬼卒牛头马面殿前蹲伏；判官夜叉赫然鹤立；日游神、夜游神威风凛凛……

战龙尽管胆大，身子也觉得有些发冷。其他人见到殿里所展示的各种残酷的刑罚，更是胆战心惊：什么长枷大锁，刀砍锯解，油炸釜烹，剥皮磨推，虫蛇争食……人站在这里，便像真的步入了群魔乱舞的阴曹地府。

众人哪里敢久待，赶忙离开了大殿，当外面的阳光照到身上时，他们才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。战龙是最后一个走出天子殿的，片刻工夫，他已经将棺材周围检查了个遍，并没发现什么异常，这才放下心来。

人都出来后，泼油季马上把两扇殿门关上了，发出咣当的一声轰响。然后，他拍拍手上的尘土，朝众人一笑，面皮上泛起了油光，“好了各位，死约会正式开始，咱们就等着看场好戏吧！”

乌蝠把头转向林长风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后者只是微微一笑，并不在意。大殿内外一片沉寂，只听得冷风吹动屋檐上的铁马，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。

· 天木鹰与木甲龟 ·

两扇大门关上后，大殿内灯光如豆，愈发地幽暗阴森。那些饿鬼似乎也真的活转过来，倍显狰狞。蓦然，两具棺木里传出了响动，听来异常地刺耳。

它们居然慢慢地竖立起来，就好像有只无形的巨手在暗中扶着。此时，若有人在这殿中，一准以为这是闹鬼了。那棺木立起来后，盖子便滑开了，像扇门一样，露出躺在里面的人来。

“白无常”这边的棺材里是一个穿黑衣服的人，“黑无常”那边的棺材里是一个穿白衣服的人，他们脸上都戴了个鬼面具，居然跟“无常”的脸谱十分相像。

大魔术师

“谢老饕，咱们也有十年没见了，如何，你那把老骨头还能禁得住我捏把吗？”

“公输蜃，我现在才觉出你这个姓真是一等一的好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公输公输，怪不得你家族跟我们墨家斗了这么多年，总是输多赢少呢，原来从这个姓上就能说明问题。”

谢老饕的嗓音粗浑，公输蜃的话声尖利，他们一面冷讽热刺，一面发动了机关，随着咯吱声响，就像堆积木一样，老饕的棺材变成了一个大圆球，大蜃的棺材则化作城堡模样。机关大战一触即发。

而事实上，他们之间十年一次的“死约会”，此前早就进行了两千多年。

说起墨家跟公输家族的恩恩怨怨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发生在战国时期的那次《止楚攻宋》。公元前440年，强国楚国准备攻打宋国。楚王信心百倍，因为他请到了当时著名的工匠之神公输般，为他设计制造了当时最先进的云梯等攻城器械。

而墨子是一个和平主义者，最厌恶战争。当他听说楚国要攻宋，便急派弟子们到宋国协助防守，自己则长途跋涉到楚国去，劝说楚王停止侵略。但楚王以公输般已造好攻城器械为由拒绝了。

墨子便解下身上的革带当做城池，用一些小板当守城的器械，当着楚王的面与公输般模拟了一场攻守械斗。公输用云梯、撞车、飞石等九次展示攻城之机变，墨子则九次进行了成功的抵抗。当公输般器械用尽时，而墨子却防守有余。

这一役让墨家和公输家族名震天下，但同时也为两大团体以后绵绵不休的争斗拉开了序幕。此后，他们在机关术方面的较量就一直没停止过。

渐而渐之，墨家和公输家所创造的机关设置变得越来越小巧，更加趋于娱乐性和实用性。到清初时，墨家更是细分出一个叫幻术门的组织来，专门将机关术用于耍魔术、变戏法的道具制作中去，发展到今天，最终将机关术、魔术、催眠术融为了一体，而幻术门的巨子们，也无一不是赫赫有名的魔术大师。

而公输家族在这方面走得更早，他们本来就是以专一培养能工巧匠而著称，很快就在吸取传自西方的魔术和本土传统戏法的基础上，演变出了一套神出鬼没的独特技法。这样一来，墨家幻术门跟公输家族在此后的对

决中，越来越像是两个不同派别的魔术师在较量。

就这样，十年一次的会盟一直延续到了民国。十年前，时任墨家幻术门巨子的谢老饕与公输蜃曾决斗于泰山之巅，经过三轮的较量，幻术门最终占了上风。大蜃自然不服，当下便又定下了十年后的“死约会”，也就是今天的“鬼城”会盟。

所谓死约会，不见不散。若十年中某人出现了意外，不能赴约的话，则由其门人代替。这一次，公输蜃带来了他的传人战龙，谢老饕也有门人林长风跟随，显然都有“交班”的意思，只怕下一个十年之会，他们两个老朽都不会再露脸了，那应该是新人们之间的较量。

现在，双方的棺木都改造完毕，第一轮竞技即将开始。

大蜃首先发难，随着一声“疾风”，他的“城堡”马上露出密密麻麻的洞眼，嗖嗖嗖，射出暗器来。老饕早有防备，大圆球飞快地旋转，当啷当啷，将暗器尽数磕飞了。

这样子持续了能有十几秒钟，“城堡”里的暗器发射空了，大蜃马上扭转机关，长方形“城墙”的两端先是左右分开，慢慢向上翘起，成了翅膀形状；下方的木座也跟着升高，成了鸟背，把大蜃托了起来。

借着微弱的烛光，可以看到他已经把鬼面具摘去了，瘦削的脸庞上疤痕斑斑，那双狭小的眼睛闪烁着寒光，神情阴鸷而傲慢，衬着一身白袍，确实跟那饿鬼有几分像。

再看那个大圆球，此时也从中慢慢张开，分成两半儿。里面端坐着一个矮胖的黑衣老头，他抬手摘下鬼面具后，露出一张方方正正的脸来，跟大蜃的阴冷不一样，老饕的样子却是笑容可掬的，便像一个和气生财的商人。

现在，他笑嘻嘻地看着自己的老对手，摇头晃脑道：“不简单呢，十年的工夫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你居然真把这天木鹰给做成了。”

他边说着，边往嘴里塞食物，大嚼而特嚼，还不时从怀里掏出个小葫芦，吮了一小口。在大战当头之际，他还是不忘记吃喝，真无愧于老饕这个外号。

大蜃对此却是见怪不怪了，只是嘿嘿冷笑，“怎么，你怕了？”

“我怕？”老饕哈哈笑道，“真是好笑，我老饕长了个包天的胆儿，岂会怕你这只怪鸟？”

“那你倒是也露点家底出来啊，让我开开眼，看你老饕在这十年里，

大魔术师

到底折腾出什么了不起的宝贝来!”

“不急，不急，好菜总是要最后上!”他把最后一口食物塞进嘴巴里，双手抓着木楔子来回摆动，嘎嘎几声响，机关发动了。

大蜃看到那两个半圆形的壳很快分成了四片，接着又分成八片，它们像龙爪菊一样，慢慢向中间收拢，把老饕重新包裹起来，最终成了个椭圆形的家伙。

它的外表像张八卦图，当“脑袋”慢慢从底部伸出来时，大蜃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老饕制作的是一只巨大的木甲龟。看来，他从一开始就想采取守势。

鹰击长空，气势如虹，大蜃的进攻便像一支凌利的快矛，直逼木甲龟这个“盾”，“哈哈，谢老饕，你今天就好好做你的缩头乌龟吧!”

天木鹰的双腿开始挪动，向前进逼，大蜃拉动机关，木鹰抬起铁铸的喙重重地啄下来。眼看便要凿中木甲龟的壳，但那壳上的每块格子都是活动的，里面居然是一个个钢珠，一受外力便转动起来，就此把力道消解了。

天木鹰当啷当啷一连啄了十几下，只是溅起点点火星，却并不能击碎木甲龟厚厚的壳。大蜃见状不怒反笑，双手来回扯动引绳，木鹰的两只翅膀便像两把大钳子一般，将木甲龟兜了起来。之后，它张开铁喙，吐出一把钻头来，随着嗡嗡的细响，钻头旋转着朝龟壳钻去。

但木甲龟也随即做出反应，咯吱几声响，那个椭圆形的壳重新弹出四片瓣来，另外四片瓣依旧护着坐镇中央的老饕。当钻头旋转着刺到时，那四片巨大的瓣也呼呼旋转，像风扇一样越来越快。

大蜃吃了一惊，赶忙拉动引绳，想将铁喙收回来，可是已经晚了一步。那长长的钻头一探进去，便被绞住了，没几下便成了碎片，所幸铁喙收回得早，没被绞进去。

大蜃大怒，喝道：“让你尝尝火弹的滋味!”铁喙再次张开，噗地射出一枚黑色的弹丸，正好投进了“花瓣”里，火焰呼地便冒出来。

藏在里面的老饕冷不防遭到袭击，不禁手忙脚乱，龟壳里面一片红光，他的衣衫也冒出了白烟。大蜃见了心花怒放，赶忙拧转机关，想要趁热打铁，再给木甲龟添上一把火。

可不待弹丸射出，木甲龟细长的脖子已经从龟壳下面伸了出来，噗地喷出一股液体来。却并不是水，而是煤油，呼地一下，天木鹰的喙里冒出

一团火光来。弹丸先一步被引爆了，加上煤油的威力，火焰腾地便蹿起来。

木甲龟和天木鹰都烧着了，火光照映着大殿四周的牛鬼蛇神，像走进了炼狱一般。

当老饕和大蜃把各自的火扑灭后，两人都累得筋疲力竭，脸上都熏得乌黑，胡子眉毛也被烧焦了，看上去跟小鬼没什么两样。

当两扇大殿的门被关上后，守在外面的人就一直在留心听里面的动静，可过了很长时间，也没什么大的响动。

泼油季笑嘻嘻地看看冷峻的战龙，再看看一团和气的林长风，暗下做着比较，须知再过十年，相约会盟的主儿便将会是他们。面无表情的战龙始终没笑过，像个冰砣子，叫人无法去试探他的深浅；林长风呢，果然人如其名，笑起来春风扑面，但也是无从捉摸。

只有那个乌蝠显得有些焦虑，忽而来回走动，忽而停下来竖起耳朵去听，嘴里还不住地在嘟囔什么。

这样子过了能有一袋烟的工夫，隐约听到殿里传来响动，像是锤子在敲打，忽而又变成钻头在钻凿……很快，门缝里传出了火光。

乌蝠早就按捺不住了，叫起来：“快看，里面起火了！”便要冲进去，却被泼油季一把拉住，他一瞪眼，“你拉我干什么，谁敢保证那个谢老饕不在里面搞鬼？”

林长风也叫起来：“没错，谁敢保证那个公输蜃不在里面搞鬼？”

泼油季松开手，收起了笑容，正色道：“各位别慌，拼斗还在继续，咱们要再等等看！”他以中间人的身份表态，自有一份威严不容小觑。

“乌伯！”战龙发话了，“听季先生的。”乌蝠只好悻悻地走下台阶。

片刻之后，火光果然消失了，很快，激斗声又响起了。战龙心知那火光极可能是师父的火弹引起的，所以并不担心。他慢慢合上眼皮，仔细聆听里面的动静，想象着殿内的情形。

尖利的呼啸声，嗤嗤的喷气声……直到后来听见咯喽咯喽的怪叫声，他才倏然一惊，心想：怎么师父这么快就发动了“天鹰绝杀”？要知道，这已经是天木鹰最高级的绝杀手段了。

木甲龟和天木鹰上燃起的火被扑灭后，老饕和大蜃心头的火却被挑起

来了。他们迅速地调整机关，开始了新一轮的较量。这一次，一直处于守势的木甲龟却先行发动攻击，四条木腿从壳子里露出来，被老饕用线枢控制着，啪嗒啪嗒地挪动着，冲了过来。

大蜃也拧转机关，以磁樯来控制天木鹰的各个部位，让它拍打着翅膀，伸出铁喙朝对手狠狠地啄去。但它的嘴还没啄到，木甲龟的脑袋却从壳子里伸出来，在空中拧了个麻花，居然反咬住了天木鹰的喙。

它们绞在了一起，虽然鹰居高临下，左右猛力地甩动脑袋，想把龟扔出去，但因为后者的底盘稳，竟是丝毫不奏效。

大蜃急了，赶忙转动磁樯，抡起两只翅膀左右开弓，朝着木甲龟噼里啪啦地击打着。这一来，老饕坐在龟壳里不停地颠晃，连线枢都抓不稳了。他赶忙用脚一踩下面的机簧，嗤嗤几声，壳子四周的孔喷出了气，跟着，龟尾的部位出现变化，四片桨叶探了出来。

老饕双脚不停地上下踩着，产生的动力吹动桨叶旋转起来，推动整个木甲龟朝前冲去。天木鹰被它反咬住喙，怎么也摔不脱，又被它这一冲，便向后退去。

“顶住，顶住！”大蜃吼道，可是任凭他怎么指挥，天木鹰还是被推着朝墙角冲去。大蜃满头大汗，咬牙切齿地盯着木甲龟里面的老饕，心道：“老子就是拼着废了天木鹰，也要打败你这老杂种！”

他伸手拉开鹰背上的一个小口，拧转了里面的楔子。很快，天木鹰的喙里就发出了咯喽咯喽的怪响，声音十分刺耳。

老饕马上明白大蜃是要准备反扑了，这叫声阴森森的，只怕手段会异常古怪和阴狠。他瞥了瞥四周的鬼神塑像，心说：“只怕要提前使出那一招了。”

只见天木鹰的一对大翅膀慢慢地拉长，居然将整只木甲龟掐住了。紧跟着，贴在龟壳上的翅膀又旋成了四大片，随着木楔的转动，它们也跟着调整位置，在龟壳的正面和背面各对成一个大大十字，将它紧紧地箍了起来。

老饕顿时明白了，这是同归于尽、玉石俱焚的狠招。耳边听着木楔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，他能感受到危险正一点点地迫临。老饕不敢再耽搁，马上拧转机关，木甲龟的底部慢慢打开一个拳头大小的口子，啪嗒掉下一样东西去。

这东西虽落了地，脱离了木甲龟，但却拖着一条细细的丝线，被老饕